



7

紅火

短篇小說集

内 容 简 介

《红烛》所选十七个短篇，均为近两年发表于《长江文艺》的较有影响的作品。

它们题材广泛，深于挖掘，敢于揭露矛盾，触及时弊，所揭示的生活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发人深思。

它们风格多样，构思新颖，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上勇于探索，在爱情题材的抒写上巧于创新，在剖击时弊上善于运斧，艺术技巧多采多姿，耐人寻味。

红 烛

《长江文艺》编辑部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10 字数 19 万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10·212 定价：0.70 元

目 录

红 烛.....	汪 洋(1)
打倒贾威.....	李建纲(52)
戮 民.....	王成启(78)
慰 问.....	英 泉(100)
毕大劲的苦恼.....	段明贵(128)
护 瓜.....	秦廷申(146)
想象的梦.....	汪剑光(155)
小牛子.....	江宛柳(178)
第一级火箭即将脱落.....	郑赤鹰(194)
温暖的冬夜.....	吴 蔚(205)
审 判.....	李 栋 王云高(221)
帐.....	绍 六(242)
小叶女贞墙那边.....	黄大荣(260)
夫妻情.....	沈虹光(272)
雪花飘飘.....	董宏猷(283)
亮.....	刘富道(291)
竹梯嘎嘎响.....	汪 洪(303)
编后记.....	《长江文艺》编辑部(314)

红 烛

汪 洋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吧！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闻一多《红烛》

一九四九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夜晚。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在江淮平原上滚动。我百万雄师，逐步向长江北岸集结，南京即将解放！当蒋介石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巢穴行将被彻底捣毁的时候，象征着中华民族骄傲的古城北京，已经获得了新生！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夜，刚刚解放的北京是那样静穆。它静静地躺在祖国的大地上，象一个诞生不久的婴儿，甜睡在慈母的怀里。

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在北京西山脚下的一个幽静的山庄里，有两扇窗户却还亮着灯。透过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间相当宽大但却十分简朴的房间。室内摆满了书，靠里放着床，临窗有一张书桌。有一个人正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他那魁伟的身影，浓黑的头发，宽阔的前额，我们是多么熟悉！那不是毛主席吗？是啊，那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静静的山庄里，他正在指挥着关系祖国命运的决战，规划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也许，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引起了紧张思考，他站了起来，在室内来回踱了一阵。然后，点燃一支烟，站在窗前，静静地吸着。突然，他左手叉着腰，右手夹着烟，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俨然象一尊塑像，任青烟在胸前缭绕，全不觉得快要燃尽的烟头烧得手指灼痛。良久，直到一抹胜利的微笑掠过他那庄重的面庞，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烟头丢进烟灰缸里，轻轻地走到床边。

床上躺着一位客人，那是他几十年前的一位老朋友。多年

不见，离情满怀，海阔天高，谈兴正浓之际，不觉已是夜阑。客人坚要离去，主人盛情留宿。终于他贸然地倒在主席的床上，酣然入睡。此刻，他正在发出均匀而又柔和的鼾声。

客人年约六十，光头，方长脸。他是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脱离白区，绕道香港，行程万里之余，三天前才抵达北京的。看着客人那消瘦的面容，想起刚才的促膝倾谈，毛主席的思想又一次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他仿佛看到了望志路一〇八号小客厅里的长形会议桌，看到了嘉兴南湖烟雨台前的画舫。“天公不老？人世沧桑！”他想，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帮客人掖好被子，然后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了电话筒：

“喂，少奇同志吗？我是。还睡在我这儿哩。他疲倦得很，看来体质很虚弱。我想，让他检查一下身体，治治病，恢复一段时间再考虑工作问题。嗯，很对。还有，他要求重新入党。我看可以嘛！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信徒，不是党员，说不过去！嗯？对！我可以做他的历史证明人。你愿不愿意当介绍人啦？那太好了！谢谢。”

晴朗的春夜，靛青色的夜空，河汉楚楚，群星灿烂。在亿万星辰的辉映下，北斗星分外晶亮夺目。下弦月已经西沉，雄鸡叫了，东方微露晨曦。敬爱的毛主席啊，他放下电话筒，活动了一下双臂，又重新伏案工作。

在毛主席的床上，客人依然在梦境中。

二

躺在毛主席床上的这位客人，鼻孔在微微歛动，胸脯在均匀地起伏，不断地发出悠长的鼾声。他睡得十分惬意。可是，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评第四国际》、《马克思还原》、《共产党》(月刊)……。一页页文稿从他案头飞起。那飞去的竟是一张张通知。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蓁美等，中华民族的一代英华，云集上海望志路一〇八号。

会议桌前的严肃讨论，变成了黄浦江边的叨叨絮语。穿西装，戴礼帽，鼻梁上架着黑眼镜的他，挽着自己年青的妻子，在江边漫步。“包打听发现了我们，必须转移会址。”他咬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往哪儿转？”她问，只有他能听见。

“别的地方都来不及。同志们看中了南湖。”他和她挨得更紧，一队法国巡捕和他们擦肩而过。她兴奋极了，建议派个熟识的人先去联系。他说没有谁比她去更适合。她睁大了惊愕的眼睛。他对着她真诚地微笑着：“是的。你，不是生在嘉兴，喝南湖的水长大的吗？”

南湖湖心岛，烟雨台下。烟波迷茫，细雨蒙蒙，一只美丽的画舫在风雨中飘荡。在热烈的掌声中，党的一大胜利结束。他当选为党中央负责人之一。

这不是梦。这是一部电影。一部记载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某些片断的写实影片。然而，在他的梦中，这一组组珍贵的镜头却一晃而过。他突然站在一位大胡子长者面前，痛苦地忏悔着。

“我辜负了您的教导，不应该中途离开党！”他说。

“重要的是弄清楚，为什么糊涂到那步田地！”大胡子长者严厉地看着他，目光透入肺腑。

“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与总书记陈独秀意见分歧，

又看不惯他的家长式作风，我……”他解释着，心中感到委屈。

“如此说来，你还要庆幸自己避免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难道时到今日，还没有认清自己的主观原因？不会自我批判的人，没有资格领导一个伟大的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国这样伟大的革命！”

他流着泪，默默地站着，心服地听着大胡子长者的批评。

“你在书斋里研究我的理论，毛泽东在实践中发展我的学说；你在我的本本上找不到专治中国症的奇效良方，毛泽东根据武装夺取政权的结论开辟了井冈山道路；你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毛泽东深深地扎根在工农中。正是凭借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使他攀上了你未曾达到的理论高度！”

知而不行，等于不知。他感到惭愧，一个早已熟记的真理，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才能领会。他又感到满足，虽然已经迟了，迟领会总比不领会好得多啊！突然，他又向大胡子长者问道：

“那么，您看，我是否到哪个地区或者部门，去做点实际工作？”

“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你们党培育出了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在理论上，对于我的学说，得其精髓者不多。没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理论家，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胜利！”

“我懂了，马克思先生。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我将用全部余年，向群众奉献批判的武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马克思笑了，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不要对着曲折崎岖

的山路发愁。立足在坚硬的岩石上勇敢攀登吧！祝你胜利！”说完，缓慢地向他挥着手，悠然远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嘴角含着微笑，眼角挂着泪珠。

三

“老所长，我们的保健医生来了。你要不要见见她？”

“好吧。不过，张然，你得亲自带她来，我有事同你商量。”

张然走了。老所长放下他正在批阅的一本书，那是他解放前在大学当教授时编写的哲学教材。他把一篇论文手稿、一本杂志和一份折好的地方报纸，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然后，怡然自得地看着窗外。那里，在一个很大的花坛中央，并排生长着两棵高大的荷花玉兰，青翠欲滴的枝叶间，硕大的花蕾含苞待放。在它们的周围，轻轻地摇曳着虞美人、凤仙花和粉团的嫩苞。时值初夏，牡丹还在开放。它用雪白、淡紫、深红和嫩黄的颜色，把这个幽静的院子装点得绚丽异常。看着它那动人的姿态和娇艳的颜色，老所长不禁想起了“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诗句。

这位老所长就是曾经在毛主席床上过夜的那位客人。和几年前相比，他显得年轻多了，看上去不过五十六、七岁。方长的脸上，泛着红光。他不太容易激动，很少发脾气，但也从不放声大笑。神采奕奕，始终以微笑示人，大有古希腊“含笑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风采。

张然陪着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进屋来了。她有着南方女孩子特有的纤细身材和雪白肌肤，短发，红格长袖衫，蓝色

背带裤。她那明亮的双眸仿佛是清澈见底的山泉，叫人一眼就可以窥见心中的隐秘。

“新来的保健医生、医科大学本届毕业生于小梅同志。”张然向老所长介绍，接着又转向于小梅，“这就是老所长。”

于小梅刚才向张然报过到。张然告诉她，她就在研究所下设的医务所工作，接着带她来见老所长。“到这样一个小单位工作，真见鬼！”她想。她情绪低沉地随着张然来到老所长的面前。心地纯洁的姑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用美好的愿望去装扮现实。当她看到坐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的长者时，竟然错误地以为这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她一下子兴奋得双眸雪亮，俊俏的脸庞象一朵绽开的白牡丹，高兴地问道：

“您是我们的医务所长？内科还是外科？留过学吗？……”

“我理解你，姑娘！”老所长微笑着打断了她的话，“我也研究生老病死，遗憾的是，就实用医学来讲，无论内科、外科、妇产科还是小儿科，都一窍不通。”

姑娘羞了，白牡丹变成了红牡丹。然而，她并没有完全失望：“那，我们医务所都有些什么人？”

“有所长，医生，还有护士！”老所长颇为幽默地说，“三位一体。暂时，都由于小梅同志担任。”

红牡丹又变成了紫牡丹。于小梅不再作声了。她显得矜持而庄重。她看了老所长一眼，那晶亮的双眸分明告诉人们，她心里老大的不高兴。

“一朵刚刚绽开的解语花，多么需要雨露和阳光！”看着于小梅离去的背影，老所长在心里想。他对张然说，“年青人

希望有个理想的工作学习环境，是要求上进的表现，不是坏事。你要很好地安排一下，除继续提高专业水平外，也要让她学点理论。”

老所长把刚才清出来的那份报纸交给张然，说：“认真读读我画了红圈的那篇文章，调查一下作者是什么人，看看能不能调来。”张然接过报纸看了一眼，作者署名胡杰。他明白了，老所长又发现了人才。所里有几个人就是这样调来的。他二话不说，拿起报纸，打算去办。

“慢！”在张然准备走开的时候，老所长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随即又把刚才清理出来的论文手稿和一本杂志递给他：“你先坐下来，对照看看我做了记号的那些段落。”

张然只好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读了起来。读着读着，不禁大惊失色。“整段整段的剽窃，这是不折不扣的抄袭！”他想，感到气愤极了。他看了一眼老所长，从不轻易激动的老人，也涨得面孔通红，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窗外。“丁荣良？他，干得出这种卑鄙事？”

“盗窃精神劳动的成果，象盗窃物质劳动成果一样可耻！”老所长仍然看着窗外，象在喃喃自语。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眉目清秀颇具女性柔情的青年的面孔来。他为那好看的外貌和齷齪的灵魂居然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感到震惊。“也要感谢小丁啦！他告诉我现象和本质有时甚至会绝然相反。”

丁荣良也是老所长亲自批准调来的。在所有的研究人员中，只有丁荣良一个人来所之前同老所长见过面、谈过话的。

“为什么我一见面就喜欢他呢？”他暗暗问自己，心头象刀割一样疼痛。他感到眼眶发烫，慌忙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来。

“可……他是去年毕业的优等生，在大学里入的党，当过多年团支部书记……”张然困惑地说着，他十分不理解。

“算了！”老所长不愿意再听下去了。

经过严肃的批评教育，丁荣良对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没有给予处分。这时，恰好要抽调几个人参加工作队，丁荣良主动要求去了。行前，他痛哭流涕地向老所长表示，一定要在伟大的土改复查运动中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半年以后，老所长收到丁荣良寄回的一张由中共江原县委颁发的“模范工作队员”奖状。一年以后，他写信告诉老所长，县委领导有意留他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经过考虑以后，他同意了。

至于那个胡杰，张然感到十分为难。经过了解，此人是某大学马列主义哲学教员，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掌握比较牢固，对中外哲学史料也比较熟悉，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过几篇论文，老所长看到的，只是其中一篇。在业务上，显然是有培养前途的。原单位也同意调出。但是，根据本人回信，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前本人在当地小学任教，暑假期间偶然参与过收租活动，土改时被定为自由职业成份。这样的人，张然是主张调入的。然而，他却对老所长说：“要不要，请所长决定。”

听完张然的汇报以后，老所长又陷入了思考：“难道我又错了？貌取丁荣良，诚然一大教训！可是，文如其人。一个坚持封建阶级立场的人，不可能掌握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更不可能达到胡杰那样的理论高度。回信证明，他至少是个诚实的人。”他用平静的口气对张然说：“我看，不必顾虑了吧！”

四

一个酷热的夏夜，知了在此起彼伏地叫着。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外面乘凉，不停地摇着扇子。除了偶然有人拍打蚊虫的声音以外，谁也不说一句话。

只有老所长一个人还在房间里埋头工作着。他的右手腕垫着一块小毛巾，但汗珠却从他额上的皱纹里渗出来，顺着脸颊流到下颏，一滴一滴地滴在稿纸上。他的背心早已湿透了。

“喝了吧，老所长！”

多么清脆而又温柔的声音啊，老所长一听就知道是于小梅。这姑娘从医大毕业分配来所时，因为没有实现到大医院的理想，很有些不高兴。可是，没有几个月，在张然等人的耐心帮助下，她就被老所长的博大精深溶化了，象一滴水溶进了大海。当她看到年逾花甲又患有多种疾病的老所长，冒着三伏酷暑顽强地工作时，心中说不出的难受。她知道劝阻是无济于事的，悄悄地买来了一杯冰镇酸梅汤。

老所长接过酸梅汤，喝了两口，又继续埋头挥写起来。

“所长，”于小梅明知无用，还是憋不住要说，“室温已接近人的体温了。你得到外面凉一会儿，再干下去会中暑的。”

老所长放下笔，揉了揉眼睛，抬起他那方长的脸，慈爱地看着于小梅，恳切地说：“不行啦，小梅。白天，不开会就是接待客人，全靠晚上干点事。”他看了一眼墙上，一个老式挂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指针指着十点半。“你看，再过半小时，又该停电了。”

“哪，停电以后，可不准再干！”

“好，好好。一定！”

于小梅走了。老所长重新伏案工作。对于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工作上的人，时间比闪电还快。他的耳边还响着于小梅离开房间时轻盈的脚步声，挂钟就敲响了十一点。室内一下子变得漆黑。那时，新工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电力供不应求。为了保证工业用电，供电部门于每晚十一点，停止照明供电。

老所长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煤油灯。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把剩下的酸梅汤喝了。这时，它已经不象半小时前那么冰凉。他拿起那块垫手的毛巾揩了揩汗，又继续工作了。

“我就知道的！这不？”于小梅又进来了。她娇嗔地白了老所长一眼，用近乎威严的口气说：“不行，我必须实行灯火管制。”

“这？……”老所长欲言又止。他心里在说，我才不跟你硬顶呢！又装做无可奈何的口气道：“好，好好。我服从，马上睡觉！”

“不行。”于小梅妩媚地笑了，“你同我一道出去，在院子里凉快半个小时。”

她右手举着煤油灯，左手拿着一把藤椅，象押俘虏兵一样，“押”着老所长走出了房间，把藤椅放在花坛旁边，又对着老所长诡秘地一笑，说道：“半小时以后，一定要睡啊？”然后，捧着煤油灯，轻捷地走开了。

多么美好的夏夜啊！星星在闪烁着调皮的眼睛，月光是那样温柔，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儿的叫声，简直象醉人的仙乐。夜露清凉，花影婆娑。盛开的荷花玉兰和虞美人，散发着沁人心

牌的清香！

对于这一切，老所长似乎已失去知觉。他沉浸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雄浑的论辩中。自从到这个江南名城就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以来，他有过许多宏伟的计划。他曾打算把二十多年前编写的那本哲学教材修改再版，那本书曾被毛主席誉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曾打算将《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学问题进行通俗性的阐述，他认为这对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也曾打算译介某些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代表著作，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加深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他有数不完的工作要做。他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劳动，进一步弄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和现状，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中，具有更高的自觉性。正当他感到任务繁多，余年有限，时不我待的时候，他又一次重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这一光辉的哲学著作，唤起了他对中国革命三十余年风云变幻的再一次历史回顾，引起了他对自己半辈子从事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历程的深思。“一个时代的经验总结，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金钥匙！”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所有的计划，以极大的热忱夜以继日地为《实践论》写解说。他认为，这对提高全国人民的理论素养，指导全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没有任何工作比这重要，更加刻不容缓了！

等到确信于小梅已经睡了以后，老所长就不声不响地摸回了自己的房间，象变魔术一样点燃了一支蜡烛，继续工作着。

“所长——！”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乞求。于小梅又来了。她长长地叫了一声所长，声音颇感凄然。

“哦，小梅啊！”这一次老所长反倒坦然了，他不象刚才那样紧张，也不想在这纯洁的姑娘面前耍什么花招。“你是学医的。打个比方吧，一个外科医生总不能放下做了一半的手术去休息；一篇开了头的文章，想停也停不下来啊！”

“可是，我曾经告诉你，你的舒张压达到一百二，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开始硬化。这样的酷暑，即使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也不能连续几夜通宵达旦。”

在于小梅真诚而深切的关心面前，老所长被感动了。他挪过一把椅子，请她坐下。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她：“你，看看吧，孩子。”

于小梅双手捧着信，就着烛光读着。她不太会认草书，所以读得很吃力：“‘……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毛主席？是他给你的亲笔信？”

“是的。为了推动马列主义的通俗宣传，在日理万机中，他抽空仔细修改我的文章，鼓励我写作！小梅，你知道吗？这不是一般的工作啊！”

于小梅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她沉浸在巨大的幸福和激动中。她贪婪地听着老所长的话，一点也不想打断他。

“我难道不知道自己有病？！小梅呀，你看这支蜡烛，照亮了别人，却燃烧着自己。假如，为了保全自己，它不去照亮别人，那么，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依然在微笑着，语气是那样平静。可是，于小梅听得出，他的心象涨潮的大海，正在翻卷着万丈狂澜。“我，是一支差不多要熄灭的蜡烛！是毛主席重新拨亮了我。我只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岂能只顾保全自己，就不努力工作呢？”

“所——长——！”于小梅用了很大的力量控制自己，才没有哭出来。她仰起头来望着老所长，他那深陷的眼窝里布满了血丝。老所长象慈父般地看着这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那美丽的大眼睛，滚动着泪珠；长长的睫毛边，围着一圈黑影。他疼爱地说：“你瘦了，小梅。应该赶快去休息。”

蜡烛的心中绽开了一朵美丽的小花。烛火闪耀着，烛光照彻老所长这小小的房间。

老所长还在紧张地工作着，天已黎明。

五

“情况就这些，同志们也都知道。该划什么？中右？右派？极右分子？请大家发表意见。”

在老所长的房间里，张然正在主持一个左派骨干会议。他刚刚讲完话，心情显得很沉痛。被所党总支初步定为右派分子的那个人，进攻的矛头居然直指老所长；所抓住的事件，实际上却是他张然干的；发难者不是别人，恰恰是老所长亲自选中，张然亲自调来的研究所头号业务尖子胡杰！张然清楚地记得，几年以前，处理丁荣良抄袭事件时，他没有这样痛心过。